

春梅
◎李斌

口水粘贴的“感情”

◎李伟明

M君聊过一件闲事。他还是个普通科员时,就认识同住一小区的邻居W,一家小企业的经营者。那时双方关系虽不算特别紧密,但也不生疏。多年前一个休息日,M君有急事要去单位一趟,走到小区门口,恰逢W正开车出去。M君问了一下W的去向,刚好离他的单位不远,只需绕个几百米而已。M君便表示希望搭一下W的顺风车。不料,W却说,现在打个车也很方便,建议W还是到门口打车去。说罢,一按喇叭,扬长而去。

此后,M君与W就有了些隔阂,在路上见了最多点个头,一句话也不想多说。大约十年后,M君在仕途上顺风顺水,屡获提拔,做到了某局局长。而W的业务正好是M君所在的局主管。于是,W立即对M君客气了许多,三番五次约他吃饭。自然,M君每次都婉拒了。

M君明白,W如今的热情并非因为他们是同一小区的邻居,而是因为他屁股下面坐的那个位子。如果哪天他不坐这个位子,W对他的态度定然不会比以前好多少。既然如此,何必应付这种虚假“感情”?

M君的遭遇,相信很多人都有似曾相识之感。那年换届,我刚到某地任职时,有个当地的干部数次说要请我吃饭。我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事,但那个干部颇有毅力,继续发出

邀请。有一次,我干脆向他直言:“只要我们有工作关系,我就不可能吃你的饭。你真要讲感情,等我调离这里了,没有工作关系了,有缘相逢时再请吧。”这个干部一听,脱口而出:“你都调离了,我还请什么?”我大笑:“你看,话说到这个份上,我终究是要调离的,所以这饭还是不吃为好,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对不?”

人们常说,世人多“世故”“势利”,这话有一定道理。带几分“势利”的人,可谓比比皆是,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。“势利”和身份无关,和地位无关,和能力学识也无关。品行如此,无论他从事哪一行,干到什么程度,都脱不了这层俗气。

因利益之交而衍生的“感情”,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。为官者如果看不穿基于利益之上的所谓“感情”,那迟早有一天要吃亏,甚至栽一个大跟斗。人家好端端凭什么突然对你这么好?无非是冲着你所坐的那个位子来的,冲着你手上所掌握的权力来的。这种从天而降的“好”,表面上柔情无限,但目的性太强,如果不提前防一手,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这种“温柔一刀”杀个措手不及,刺得鲜血淋漓。

遗憾的是,很多人就是看不破这种“感情”的虚伪性,或者说他们不愿看破。于是,我们不断地看到很多官商之间“亲而不清”的关系。一些官

员和老板勾肩搭背、称兄道弟,都是为了双方的“利益互补”。有的官员热衷于别人的吹捧,喜欢在酒席上找感觉。再往前走一步,就是不仅不设防,还甘于被“围猎”。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交友过滥,最终惹上一身大麻烦。直到铸成大错,他们才幡然醒悟,可惜已迟。若干年前,本地有一个落马县长就曾说过,自己以前在某个实权岗位时,门庭若市;后来调到一个相对务虚的岗位,很快门可罗雀。过了一段时间,重用到了更有实权的岗位,那些久不露面的人又冒出来了,动辄说路过他单位门口,进来“讨杯茶喝”。而他因为某些私利,对这些人“不计前嫌”,最后毁在他们手上,才认识到最可恶的就是这种“朋友”,最害人的就是这种“感情”。

用农村土话来说,这种直奔利益而来的“感情”,其实就是用口水粘贴的,一点也不牢靠,随时可能脱落。检验感情关键看平时,看你尚未显山露水时,尤其是身处低谷时。你落魄时,有人关心你,那是真关心;你发达时,朋友遍天下,可惜不知有几个是真朋友。所以,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太多的“朋友”“哥们”,得志时的“前呼后拥”往往是一种假象,经不起风浪的吹打。患难之交才见真情,不给你添乱的朋友才是真朋友。身居领导岗位者,对此尤其要有清醒认识。

笑咪咪的“老克勒”

◎冯明

1月30日上午,突闻周其寅先生仙逝,不胜哀悼。

回想起我在认识周先生前,就在他手上发表了拙文《遥寄母亲》,后我们偶然相见时,竟一见如故,交谈甚欢。尤其是谈起一本黄万里的书,他滔滔不绝,时而眉飞色舞,时而沉痛悲愤,让我感叹不已!他一眼看穿的总是最本质的东西,一语切中要害,不愧是经历过风浪的“老三届”知青。再后来,我们互加了微信,他给我发的信息、动态、照片等也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我们还曾在微信里多次讨论一些有关知青的话题……忽然,有一次我脑海中跳出一个“class”的外来语,这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老克勒的由来,是对那些见过世面,兼有现代意识和绅士风范

的老白领的戏称。于是,我想起了周先生,便也戏称他为“南通的老克勒”,他顽皮地追着我问:“我怎么成了老克勒了?”我冲他一笑,在心里回答他:“因为您的胸襟、胆识、资历、见识、认知与底蕴就酷似上海的老克勒。而且,您也总爱穿一件粉色的格子衬衫……”

前几年,通中“老三届”举办知青下乡插队五十周年纪念活动,在如东会场上,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的名字,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,我看到了那个穿着粉红色衬衫的身影,正是“老克勒”!我们挤到一起说笑着,我问他:“您不是市三中下放到南通县的知青吗?怎么也来如东凑热闹了?”他哈哈一笑道:“我是无冕之王嘛!知青的活动怎能少了我?”是

啊,你这位“老克勒”有着自己的朋友圈子,彼此有着共同的经历、品位、信仰和精神追求……

还有一次,我们一起乘国旅刘老师车,去如皋顾庄参观、采访、座谈,周先生很活跃,还不断与我探讨一些有关盆栽的问题,并指导我撰写了《顾庄春早》系列散文……

可就在去年年底,突然就看不到“大江西来”发来的信息了,到今年年初,连这个微信号也不见了,我心里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:“老克勒出事了?”可他是属虎的,比我还小两岁,前不久还在微信上发来两张他带着小孙子在泳池里戏耍的靓照……

很不幸,总笑咪咪的“老克勒”周其寅走了,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……

芬芳
一叶

又到上元缤纷夜

——吕四民俗札记

◎成惊涛

元宵节,古人称之为上元节。唐朝诗人崔液诗云:“玉漏银壶且莫催,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,何处闻灯不看来?”说的是上元节之夜热闹、多彩的景象和迫不及待的心情。

由此想到了千年古镇吕四历史悠久的上元节。据史书记载,上元节当晚,明月当空照耀,灯笼次第钩挂,形状颜色各异,笼内烛光摇曳,赏月观灯之红男绿女,摩肩接踵,络绎不绝,一时间东西南北街上人头攒动,千百双虔诚的眼睛齐刷刷朝着月亮和灯笼看去,活脱脱如天上掉了馅饼一样,个个专注,人人眼馋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,吕四港上元节的元素也发生了一些改变,主办灯会的以街道、企业为主,而渔民、农民的孩子门最为热辣的就是放草火、玩兔灯、行幸运舟。

草火有大有小,多用硬柴、茅草捆成,有的还淋上柴油、煤油;兔灯则由民间艺人凭巧手制作而成;幸运舟用硬造纸折叠,知识型的女性喜欢玩的甚多。

晚饭后,孩子们盼望已久的节目拉开了序幕。把各自的草火点上火,手执一端,高高兴兴地狂奔上了蜿蜒的海堤、宽阔的广场和狭长的田埂,相互追逐、嬉戏,有顽皮者以杂技甩圈或上下甩动双火球显示自己的本领不凡。举目望去,远的远、近的近、大的大、小的小、红的红、蓝的蓝、黄的黄,到处都成了火的世界。一忽儿像火龙摇尾而行,一忽儿似火鸟扑翅欲腾,一忽儿如火海波溅浪涌,此起彼伏,火星末子闪烁,精彩纷呈,令人眼花缭乱。据说,放过草火的农田,因为草木灰掉落,对当年秋季获取丰收立下了无意而为的功劳。

五六岁以下的小孩,都由父母带着,边笑边拉着兔灯,口中“咦咦呀呀”地喊着,踉踉跄跄地往前冲去,有的另一只手上还拿了一根小烟火,时不时地冒出几颗小火星,给幼稚的画面又添上了几分节日的愉悦。

静静的沟河,被月光、灯光勾画得格外秀美,涟漪推送着波光,波光又牵着涟漪,相互簇拥而行,沟面河面分外鲜活!沟边河边一群群女生把点着蜡烛的幸运舟轻轻地放在细微的波浪上,默默许下的愿望也随着摇摆着的小舟缓缓而行。她们坚信,一切愿望皆有成功的可能,那俏皮的小脸上桃花般的笑容,就是愿望达成的前兆……

上元节,今人称之为元宵节。现在的元宵夜,形形色色的活动五彩缤纷。然而,吕四民俗中的放草火、玩兔灯、行幸运舟和带点神秘色彩的“请灵够三娘”等,仍然在农村、渔村多有流行,如老酒一般,越陈越香。

心窗
片羽玉兰
一瓣